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冷眼觀
第十三回 死中丞誤認大小馬 活月老巧判前後夫

素蘭道：「呆子！我早經同你說了，越是官場做出事來，越會出人意外。我早幾天聽見一個湖北客人說的一件事，才叫人好笑呢！他說武昌有一位同知黃大老爺，到省沒有一禮拜，就得了鐵政局的坐辦，還未到差，就鬧出個亂子來，幾乎把功名？誤了。連頭搭尾算起來，沒有二十天。」我笑道：「古人五日京兆，他如今已加了三倍了，還算是長命的呢！」素蘭笑了笑，又接著說道：「起先有人鬧些謠言，猜他捐官的銀子不是正路上來的；又疑他是冒名頂替，被人告發了的，誰知都不對。原來他的母親黃老太，綽號喬國老，是鎮江有名的一個老鴿，帶著他兩個妹子大喬、小喬，一向在鎮江西門外小街上開私窩子。」我忙插嘴道：「這個大喬，就是你所說跟蔡金標的那個姊妹罷？」素蘭搖頭道：「不是！鎮江人吃把子飯，最喜歡起這個名字。就照我耳朵裡所聽的，已經有十幾個大喬、小喬了！」我道：「哪裡有許多孫伯符、周公瑾來做他們的愛婿呢？」素蘭笑道：「黃老太家的兩個大小喬嫁的人，雖比不上江東坐鎮的孫伯符、赤壁鏖兵的周公瑾，卻也大喬嫁了現任湖北藩司王之春，小喬嫁了瓜洲鎮軍吳家榜。這位黃大老爺，仗了他大妹夫的勢力，就在新海防報捐了一個大八成遇缺先的即補同知，指分湖北。其時兩湖制台因庫項奇絀，正想延訪一位理財的老手相助為理，可巧他大妹夫在制檯面前保舉他這一門，所以一到省就破格錄用，委了他的鐵政局的坐辦。中國官場惡習，大凡得了差缺的人都要受爵公朝，拜恩私宅，到各上司衙門去謝委。況這鐵政局的差事是制台主政，那院上承發房、文武巡捕等的費用，更是一處少不了的。不意他自己仗著是藩司的小舅子，竟屬鐵公雞一毛不拔。後來一連幾次去稟謝稟見，都是照例的碰釘子，一面見不著，不是說大帥看公事，沒有閒工夫是見客，就是說宮保才睡覺，不敢上去回。如此兩下又死進了幾日。一天，制台向幕府裡人閒話，偶爾說起前天委的本省鐵政局坐辦黃丞，怎麼還不見他來稟知到差？這句消息傳出來，那些巡捕知道不能再捺攔了，候他再來稟見，就有意同他拉交情，替他隨到隨回，隨回隨見。記得那日是制台衙門期，所有同城司道府縣文武各局所的總會辦，都在院上官尊裡坐著未散。忽見裡面出來一個戈什說大帥傳江夏縣進去，有話吩咐。又過了這一會，只見他光著腦袋，隨了首縣匆匆的走出來。連他的妹夫都被他嚇了一跳，又不好當面去問，只得暗暗的派人去探聽。接著，巡捕出來說：『大帥今日身體有點不舒服，請各位大人老爺改一天再見罷！』眾人得了這個信，都一哄而散。他妹夫也趕忙的下院，回到自己衙門，正值江夏縣來稟見請示，才知道那位黃同知上去稟見的時候，先時制台很同他要好，說了幾句例行的話，便問他從前乾過些甚麼事，誰知他一句都回不出，盡著答應了幾個『是』。後來，他忽然向制台問道：『卑職請問大人貴省？』制台被他這一問，心中已有點不是味了，慢騰騰的回他道：『兄弟是直隸南皮縣的人。』他聽了，又緊問一句道：『請問大人尊姓？』制台登時把臉變了，便大聲對他道：『怎麼？連兄弟的姓老兄都不知道麼？說著就隨手拿過一張札飭來，指著那官銜道：『這兩湖總督部堂張，就是兄弟。』制台說完了這句話，就端起茶碗來送客。他此時心裡也有點明白了，趕著站起來，請了一個安。不意把頭一低，制台在他背後肩膀上，猛見得一個東西搖頭擺尾的在那裡亂動。再留心看去，原來是一隻碗口大的剪尾烏龜，不知被甚麼人代他黏在後心補子上，迎風幌漾，如同活的一般。那兩旁站班的文武巡捕戈什見了，都掩著口好笑。制台此時實在被他氣得忍不住了，就一面叫人傳江夏縣，叫他帶下去看管，聽候查辦；一面坐下來問他道：『你照直說，你究竟是個甚麼人？』他自己也嚇慌了，只得跪下來道：『求大帥的恩典，還看卑職的妹夫薄面，饒了卑職罷！』制台道：『你妹夫是誰？』他又道：『卑職的妹夫，就是現任湖北藩司王某。』旁邊有個文巡捕走上來回道：『巡捕聽說現在藩司大人沒有正太太，是買個鎮江土娼做小的，不知黃大老爺是王大人的太太身上的親，還是姨太太身上的親呢？』制台見他舉動粗魯，背心上又掛了這麼一面大招牌，就是那文巡捕不頂這一句，心中已是明明白白的了。便借他巡捕多嘴，發作道：『混賬東西！不要你多說，滾下去！這樣不愛體面的忘八，還問他做甚麼！』說著，又回過頭對那戈什道：『快點兒請江夏縣進來，交給他帶出去，叫他自行檢舉。』及至首縣進去，見他光著頭，一個人跪在地下，制台已是進去多時了。後來在江夏縣捕廳押了好幾日，畢竟還虧他妹夫從中運動，過了好幾時，制台要查辦的話也不提了。鐵政局的差事也另外下了委札了。江夏縣便暗中去請了制台的示，悄悄的兒的將他放將出來，叫他即日離省，不准再逗留湖北藩署。就此一場天大的禍事，落得雲消雨散。你想，他一個好好的小本家不去做，妄想做甚麼大老爺，丟掉銀子還是小事，白白地淘一場瘟氣，幾乎把自家功名參掉了，還要連累著妹夫上討沒趣，這是哪裡說起的呢？」

我道：我們中國官場就是這樣不好，只要有了幾文銅臭，素妹妹，你莫要多心的話，無他是龜屁忘八賊，都能夠做老爺、做大人。前天報上有位刑部主政，那名姓我一時忘記了，為吁懇政府慎重名器，澄敘官方，呈請都察院代奏的一封折稿，其中措詞風雅，洞中時弊，聲敘官場腐敗情形，尤為痛切。內有曰：

無端而首耀崇銜，無端而冠飄孔翠，鮮衣照馬，俊僕驕童；窗飾紗羅，牆雕花繡。鞍勒施以金玉，奴僕被以簪纓；宅第擬夫王公，舉止溢乎規範。一燕之費，動逾百金；一人之行，從者數十。軍興以來，勳賞稍濫，在當時原以之鼓勵戎行，至今日竟以之賞賤役。功牌獎札，視為貿易之資；水晶車渠，反作招搖之具。亟宜停止捐納，嚴禁濫保，庶辨等威而崇爵秩。云云。」

素蘭聽完了，笑道：「這個做折稿的，一定是位科舉中人。他那滿紙作八股的酸氣，還未脫盡呢！但你不該對著聾罵瞎子，你刻刻說的龜屁忘八賊那句話，頭一個字就明明的是道著我，還要說叫我莫要多心，這究竟是個甚麼舅舅禮呢？」我笑道：「你又是這樣的只許州官放火，不准百姓點燈的脾氣來了！且這句話，並非是我先說起來的，你又沒有三個五個的姊妹兒在那裡吃堂子飯，吃這個乾氣做甚麼呢？」素蘭又笑道：「我自家講就罷了，人家說我是不依的。我就是沒有姊妹兒的吃堂子飯，你不曉得免死狐悲，物傷其類的一句話麼？何況我目下又是做的甚麼事呢？」

我同素蘭正在那裡談得起勁，忽見相幫送了一封火燒三角的信進來，說是客棧裡茶房送來把我的。我聽了倒吃了一驚。再接過手看那信面上，確是寫著我的名字，還貼著雙掛號的郵票。我雖未拆開，早已猜著，不是甚麼好消息。當時依我心中的念頭，這封信連拆都不必去拆他，定是我妻子身上甚麼事，最好拿過來付諸一炬，免得看出不好的話來，反添苦惱。無奈素蘭一定不肯，早替我代拆代看了，他還未看了一兩行，就大驚小怪的道：「哦！不好了！姊姊……」說到這裡，又頓住口，對我望了一望。我道：「你說，姊姊怎麼？」素蘭道：「姊姊不怎麼！不過近日偶感時症，服了兩三貼方，反覺病勢沉重起來，囑你迅速回裡，料理後事。照我看這封信上的話，閃爍得極，多半是凶多吉少的樣子。不是我來勸你，一個人夫妻的情分卻不可以忘卻，你要趕緊的回去望望才好！」

我耳朵裡猛聽方兩個字，便忙對素蘭問道：「方什麼，但不知是哪裡壇上發的？」素蘭道：「不是你提我這一句，我倒忘記了。」說著，便把那封信又翻過身看了一遍，不覺失聲道：「不好了！可被我說到壞時刻上去了。姊姊服的藥，就是那吃死陳六舟的壇上求來的！」我道：「怎麼？陳中丞是被方吃死的嗎？你又從何知道的呢？」素蘭笑道：「這句話說起來，要惹人家說是無巧不成書呢！我不怕你笑的話，我自從吃了這碗風流飯就沒有回家過。及至來到上海，那更是一日到夜的沒有閒空了。今年春天，剛巧我母親有病，就一連發幾次信來，催我回去。我也恐怕他年紀太大了，一時死了不得見面，豈不是做兒女的一宗恨事嗎？當下就把堂子裡的事，一應都交給老二，托他代我照料幾天，趁此就回揚州去走一趟。不意我搭的那只小火輪才到了鈔關城外，早聽見一片人聲嘈雜的聲音。我怕是沿河人家鬧火，趕忙走出艙外一看，見那岸上的人比上海四馬路還多。原來是幾名江都縣的護勇押著個花白鬍鬚的老者，前面還有一個戴纓帽的人，手裡提著一面更鑼，在那裡一頭走著，一頭敲著，猶如耍猴戲的一般。我看了心中甚不明白，當時向船上人探聽，也沒有一個人能知道他是犯的個甚麼罪。後來，我坐轎進城，在路上聽見有幾個書呆子談心，一個說：『豈有此理！這不是其父攘羊，其子證之了麼？』又有一個說道：『豈但是豈有此理呢！簡直是豈有此外了！』我聽了格外的不明白了。又不知道他們說的話是指的這件事，不是指的這件事？難不成那老者做賊，是他兒子告發的麼？或者他還有個父親在

堂，做出下流的事來，牽累他去做證見麼」這麼一想不好了，我竟想到糊塗套裡去了，索性將他丟過一邊。及至回到家裡，為著我母親的病，一連幾日，衣不解帶，忙得個人天昏地暗的，哪有閒工夫再去問別的事。好在我母親是害的個思兒病，只要見著我的面，再服上兩貼元寶湯，那病也就好了。直至我回上海的那日，在路上偶然向一個同船的揚州人提起這件事，誰知他全知道，就告給我。

「原來揚州有個闊紳衿，就是我所說的那個收徐老虎做門生的陳六大人。他在安徽巡撫任上就喜歡看經念佛，鬧得個撫台衙署一日到夜的和尚道士不離門。後來他屬下有個合肥縣，出了一件奸占民妻，攢毆本夫致命的案子。他當下不問鬧事的是誰，就在該縣通詳上批了一個『徹底根究』。由此開罪巨室，不到一禮拜，就奉到調署順天府尹的電旨，還注明『新撫未到任以前，著該省藩司護理』的字樣。雖然知道是這件事的禍水，究竟君命難違，只得勉強接了順天府尹的印。不到幾日，他就乞休回裡。由此更是一味的徜徉山水，迷信神權，每日同一班倚佛穿衣、賴佛吃飯的東西在一處鬼混。又在本城創建了一所呂祖壇。那個押著遊街的老者，就是這呂祖壇上的總經理。因為他善於扶乩，為六舟中丞所賞識，就派了他這個執事。平日公館裡，無論大人小孩有病，都歸他請乩仙吃藥，竟有造化高醫好了的。

「一日，也是冤家湊巧，陳中丞得了個傷寒症，就叫一名家丁到壇上求藥。那位總經理也不問清病源，意謂年老的人都是氣血雙虧的症候居多，就架起乩筆，在沙盤裡糊裡糊塗的畫了一味獨參湯。公館裡的人也就糊裡糊塗的照方檢藥，煎出來把病人吃下去。你想，傷寒是個何等病，可是能服人參的？所以下咽，就氣阻神昏，不到半日，早赴閻老五家裡去吃中飯了。當陳中丞未死之先，曾經同六太太談過說：『這呂祖壇上，是我一生的心血所成，經營締造，煞費苦功。倘我有個不測，要想我那兩個兒子照應，恐怕是萬萬做不到的。你可緊記著：千萬在喪費項下，減省一千兩銀子，送到壇上去做永遠得香火之用。』不意這句消息早被個跑上房的小斯傳到總經理耳朵裡去。兩個商議著，要想出個主意來騙這筆捐款，後來竟被他想著了。」

「那一日，借著敬甲為名，答訕著走到孝幔裡，笑成了一幅老太太的臉，對六太太道：『晚生有句話，要過來稟知』六太太見是乩壇上總經理，不好怠慢，忙叫人拉了一把椅子進來請他坐。他一面嘴裡答應著不敢，一面斜欠著屁股在椅子邊上坐下。用一隻手理著鬍鬚說道：『晚生替老太太回，恭喜老人家已經做了本省的都城隍了！』六太太笑道：『老先生，你怎麼知道的？』他又把身子欠了一欠道：『晚生平日承老大人的恩典，實在看得起。如今他老人家雖說歸了天，未免有人神之隔，然而他老人家雖死猶生，一靈不昧，迥非尋常人可比。再加這個呂祖壇又是他老人家心血組織的，正是交通人神的所在。所以昨日特地親自臨壇，一切言語舉動，比平時待晚生還要好，說了許多陰陽睽隔，不能時常見面的話。又說有甚麼一千兩功德銀子已經同老太太說過了，吩咐晚生改一天進公館裡來領。當時晚生因為感恩無地，已自一個人哭糊塗了。還承老大人的情，說某人你不要難過了，我公事多，不能在這裡多耽擱，還要累你的步，替我到公館裡去走一趟，叫他們明天下午四五句鐘到壇上來，我有話要當面吩咐。老人家寫完了這幾句。那乩便不動了。晚生因此一夜都不睡覺，今天一大早，我趕忙過來，稟知老太太。』說著，他又立起身垂著手請了一個安道：『晚生還要請老太太一聲示，明天是幾點鐘同公館動身，好讓晚生一預備著過來伺候！』老太太聽了，連忙的擋道：『不敢當！不敢當！我們明日自己會來，你老人家請自便。』他又答應了幾個『是』，請了一個安，才退將出來。」

「其時眾人聽了這句話，大半將信將疑。惟有六太太心中，以為一個人出而將相，沒而星辰，本是古今常有的事，不足為怪。且那一千銀子這句話，只有老夫妻兩人說過，餘外並無三個人知道，因此就把總經理的話，當為真實不虛。當晚吩咐管家婆，預備香燭犒賞一切。到了次日未牌時分，那位總經理已在公館門首候著老太太的素帷大轎子起身，他就一路扶著轎槓，直到呂祖壇的大殿上伺候下了轎，方才放手，反把老太太恭敬的十分不安，口中連連的說道：『阿彌陀佛！罪過！罪過！』約莫停了一小時，他上來請老太太拈了香，故意的踏罡、步鬥、上表章、焚符，拿班做勢的忙碌了一大陣。後來忽然說『到了』，便扶著乩筆，先在沙盤裡畫了幾個大圈子，又寫了四句落壇詩是：

誤學長門賣賦才，（《明皇實錄》載梅妃仿司馬相如長門體作《樓東賦》，以悟明皇。）漁陽鼙鼓實堪悲。

君王情量楊妃妒，留與旁人判是非。

下書：

吾新授本省都城隍前順天府尹儀征陳某也，頃奉帝命，裁判梅妃遭妒事，數千年酸風醋浪，至此盡雪矣，故縱筆及之。

唉！唉！

「六太太見真是老大人降壇，不由的毛髮悚然，首先跪在地下，拿著小手巾擦眼淚。跟去的孫男弟姪，見六太太跪下了，也就挨著六太太跪了一條鞭，真是鴉雀無聲，微風不動，只聽見那枝乩筆，在沙盤裡，索索索的亂響。其時只有老大人的大少爺，由湖北鹽法道任上丁憂趕回的，聽說他老子是因誤服乩方致命，白白地送了一個現任道台，已是啞子吃黃蓮，有苦說不出了。如今又見這樣的弄神弄鬼，看看六太太要把白花的一千銀子送與別人用他未免心中又是不服，又是不信。只礙著死老子骨肉未寒，母親又活跳跳的站在面前，不便顯違遺命，無故得罪先人的舊友，所以今日只有他一個人，背著手立在乩盤旁邊，用心伺察。忽又見那沙盤裡寫出一句道：『老妻請起，大馬小馬，長幼兩兒聽訓；爾父一生忠直，所交友皆係正人君子。』他看到此處，早就他看出一個大破綻來，不肯再讓他朝下寫了，就揸起袖子走上去，連頭夾腦，著著實實的打了幾個耳刮子。那位總經理還嘴裡嚷道：『反了！反了！我是你死老子的代表，都打起來了，好！好！好！我們有理再講！』大少爺道：『混賬東西！講甚麼？我是午年生的，所以乳名叫做大馬，你就硬派我兄弟叫小馬，難不成他同我是一年出世的嗎？』六太太此時也站起來了，起先還怪兒子野蠻，不該打老子平時要好的人，何況今日是老大人臨壇大典。正要叫人上去勸解，及至聽見這句話，也就勃然大怒，指著那總經理罵道：『我把你這班人面獸心的混賬忘八蛋，原來老大人是你們謀害死的！』那位總經理忙答應著『是』。及至答應出口，自己也知道有點不好聽，又趕忙的改說道：『晚生不敢！』六太太道：『還有甚麼不敢？從前的事是死無對證了，如今須是我眼見的，豈有真是老大人臨壇，連自家人小名都記不清楚的嗎？你不是明明的欺我孤兒寡婦是甚麼？還強辯呢！』說著，忽然想起老大人用人不明，死後還要鬧這麼一個笑話，不覺又流下幾點老淚來。

「大少爺生怕母親心軟，一時饒了那廝，忙插上去向六太太道：『母親，他冒認我們兄弟倆做兒子，已經是罪大惡極了，還要喊你做老妻，這不是得了失心瘋的病了嗎？』六太太在大庭廣眾之中，被兒子這一頂，可頂出火來了，把個雞皮皺的臉漲得飛紅，忙叫隨身的侍女傳轎班進來：『替我把這個老畜生捆起來送江都縣，問他以後還敢假名神佛詐騙錢財呢？』大少爺見母親真翻臉，也就喊跟班的一齊動手。那些跟班的聽見老大人是被他乩方吃死的，把個好端端道台衙門搖錢樹弄倒了，心裡早恨的了不得。如今聽見主人一聲令下，巴不得借溝出水，兩個吆喝，早把他四馬攢蹄，捆得同肉元寶一樣，只候發下片子來，就捉將官裡去。可憐六舟中丞在世，當作神仙一般看待的一位總經理，今日只因利令智昏，遭此奇辱。又見他母子都在盛怒之下，知難倖免，索性把那送信的小廝說出來，好打官司有個伙伴。無奈他說遲了，早已聞著不好的信息，走個無影無蹤。只得把他一個人送到縣裡去。

「現在做江都縣的葛毓清是個舉人教習知縣，在省裡已經候補了十數年，所有江蘇一帶土俗民情，無有不熟。當日接到陳大少爺的函片，就立時升坐花廳，把那位總經理傳進來，細細的問了一遍，當堂戒責了幾下，發出去游了一天街，就輕輕的取保釋放了。後來陳大少爺還嫌他辦的過鬆，就寫了一封信去詰責他，他回覆的話才好笑呢！我當時問那同船的揚州人，葛大令到底回句甚麼？他道：『那位葛大老爺說，這件案子本是三個人做的，除死掉一個，其餘的兩個人，一個在你那裡跑了，一個在我這裡跑了。』我因此才知道揚州呂祖壇上的仙方是一定靠不住的，但願姊姊不是在那裡求來的就好！」

「我道：『天下老鴉一樣黑，就是在陳六舟倡建的那所呂祖壇求來，也是碰著就要吃死的人的。總之，扶乩這件事，只可以當作兒戲耍子，決不能拿著性命同那一方沙盤，一乩亂筆去碰死活。無奈現在揚州人害病吃乩方，已經成了一件牢不可破的惡習，只好把他當作劫數罷了！』我說了這幾句，就想去探聽今日是哪家船，預備動身。無奈素蘭立意要留我過一天，明日再走，我也恐怕

本日來不及，只得又坐下來向他問道：「你適才不是說的那葛大令嗎？他回覆姓陳的幾句言語，諷裡帶刺，著實倜儻得極。這個人從前署如臯縣的時候，我就聽人傳說他斷了一件悔婚的案子，當時早猜他將來是州縣班裡一員好手。當時如臯城外有個土財主財主，先把女兒許了一位窮秀才，後因那秀才無力迎娶，未免動了個嫌貧愛富的心，又怕女兒過了門，不耐清苦，遂決計另將女兒許配一家富戶。無奈那窮秀才別項事業雖都窮光了，惟有這三寸毛錐，是越窮越來得尖利，由此換一任官，就告一次。及至告到姓葛的手裡，已是官經三任，事隔六年了。當葛大令接著窮秀才的狀子第二日，就有一位本城紳士來替那富戶運動，請他將此案斷歸後夫，情願送紋銀二千兩，隨將一紙銀票當面呈上。葛大令想了想，對那來人道：『兄弟此案盡可幫忙，但須他女兒親自到堂，說一句情願跟誰，方足以昭平允。那時兄弟就是斷歸後姓，諒原告也無得異說！』後來提訊的那一日，他故意升坐大堂，哄動了滿城的男男女女，都來聽審。先傳那窮秀才到公案面前略訊了幾句，便拍案大怒道：『誰叫汝窮來！目今四方多事，一個人不思為社會乾公益，徒為著一個鄉下女，經年累月的纏訟不休，你還是個好人嗎？』那窮秀才還想強辯，他又喝道：『跪下去！不准你開口！』其時窮秀才心中想道：『不好了！大老爺這番變了卦也！』富戶也想道：『此案二千兩用得著也！』」正是：

金錢有力填青海，

月老無心擊赤繩。

要知此案如何，且俟下回分解。